



雙城記

何冀平

3個冒牌貨開了一間醫院，取名「大眾醫院」，理由是，這個年月，忘什麼也不能忘了大眾，不賺大眾的錢賺誰的？口號是：「為大眾犧牲，一切科學化，一切平民化，溝通中西醫術，為同胞服務」。3位主治醫生各有來頭：一個賣過豬肉，主持外科，做手術不膽怯敢下刀子；一個腸胃好，吃得夠胖，主持內科，專治腸胃病；一個得過性病，專治性冷感男女不孕。他們的太太們也不能閒着，主持婦產科，因為都生過孩子，算是很有經驗。班底組織好了，做廣告得花點本錢，他們知道，一旦把大眾招來，再從他們身上把錢賺回來。

醫院隆重開張了，被廣告吸引來看病的還真不少，連蒙帶騙，真被這幾個冒牌貨蒙混過去了。沒想到，開醫院錢來得這麼容易，立即又想出幾招來錢的項目，給考學校、買壽險、求職的做身體檢查，只要交足錢，就是病入膏肓，棺材都預備下的，也把體格表填得好好的。眼看生意愈做愈好，他們自己給自己掛了塊匾：仁醫仁術。

以上是老舍先生的一個諷刺短篇小說《開市大吉》，在紀念老舍先生誕辰百年之際，我把這篇小說改編成喜劇，由香港話劇團演出粵語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醫者仁心

演出國語版。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先生看了戲，親筆寫來賀信，讚譽劇本寫得好，是一個真正的改編，一個真正的喜劇，一連講了6個真正，給予鼓勵。

為了改編好老舍先生的原著，我到訪北京，和舒乙幾次接觸，溝通中西醫術，為同胞服務」。3位主治醫生各有來頭：一個賣過豬肉，主持外科，做手術不膽怯敢下刀子；一個腸胃好，吃得夠胖，主持內科，專治腸胃病；一個得過性病，專治性冷感男女不孕。他們的太太們也不能閒着，主持婦產科，因為都生過孩子，算是很有經驗。班底組織好了，做廣告得花點本錢，他們知道，一旦把大眾招來，再從他們身上把錢賺回來。

醫療向來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在近3年來的抗疫情期間，人人深有感受和切身體會，從身邊親朋，從社會層面，知道了很多有關事件，有喜也有悲。近日，北京查出3間檢測公司在核酸檢測中造假事件，讓所有人氣憤。一心為了貪圖利益，其實他們這些人，已經從中謀取了很大的利潤，竟然還要從檢測樣本中下手得利。疫情中，天天做核酸，人人做核酸，防疫措施的根據就是來自檢驗結果。這樣滅絕人性地人為造假，有意誤導，會讓社會和人民付出沉重的代價，付出不可承受的成本。

痛症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每個人都有機會經歷過痛，痛可以分長痛、短痛、急性痛、慢性痛；有些輕微短暫的痛只需要吃止痛藥很快就無問題，有些痛可以嚴重影響人的生活質素，令人痛不欲生。

究竟痛應該找什麼醫生看呢？最重要是找出痛的原因才可找相應的醫生得到相關的治療。

我見證了廣華醫院很多由無至有的服務歷程，有些人說生孩子是最痛的，以前只能打止痛針、吸笑氣，或者全身麻醉手術，為了讓產婦更安全而且不痛，廣華醫院可以讓產婦自己要求進行硬膜外麻醉的無痛分娩，只要情況許可都可以申請，醫生護士在有限的人手配備下做很多工作都在所不辭。

廣華醫院在1996年成立了全香港第一間慢性痛症治療中心，由麻醉科痛症醫生主理，有痛症專科護士、骨科醫生、腦外科醫生、中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還有長期的合作夥伴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醫生、手術室護士們的參與。得到東華三院董事局和王定一主席的支持，令我

深深感動的是除了醫好了很多受盡痛苦折磨的奇難雜症之外，他們還用自己工餘時間做義工，於2002年成立的病人互助組織「緩痛會」，除了醫治他們的痛症之外還在心靈上支持他們，有些病人因為長期受盡煎熬出現情緒低落、抑鬱症等，他們的義工會上門去探訪病人，帶他們去郊外玩鬆弛神經，舉辦一些醫學講座讓他們對自己的病有所理解，互相支持，教他們畫畫做手工等起到職業治療和心理治療的作用。

眾所周知在公立醫院服務的醫生、護士，特別是手術室護士，輔助科室的工作人員上班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停頓和休息，也不會準時下班。而他們下班後還要照顧自己的家人，工作之餘已經很累了，他們哪裏來的時間做義工呢？就憑着心中那團火和醫者的仁慈之心，硬生生地擠出時間去關心、照顧、醫治他們的病人。

我很感恩有這樣的醫者，能和他們共事，在他們身上感受到那種對工作的熱誠、對病人的關愛，我很希望能夠一直傳承下去，當我們將來老去的時候能夠告訴自己我盡了一個醫生的責任，無愧於心。

且看尊尼特普重現光芒



作業簿

林作

尊尼特普和前妻安芭赫德(Amber Heard)的官司終於告終，不出所料，他完全勝出(不需要理會其實他也要支付前妻其中一項申訴，相當於200萬美元，因為他勝出絕大部分，獲判1,500萬美元)。

這可能是史上最多人關注的法庭案件，至少在收視率上一定是有的。

我從未遇到過整個審訊可以即時直播的案件。香港沒有、英國沒有，以我印象美國更嚴。

但這樣的直播審訊，卻造成全世界甚至連在法庭內的人都看得比一般審訊更清楚。鏡頭下完全捕捉了每一位證人、律師、法官的所有表情，在幾個禮拜的審訊裏出現了很多細節是全世界觀眾都能留意到的，但以前官司真的未必。

道理就好像是看足球比賽。很多人發現，其實在電視上看要比起現場看更加有好感受，很多鏡頭都看得更仔細，還可以不停重播。

據說這次的直播關注度，遠遠比俄烏衝突要高。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悲哀，我卻不是這麼看的。

首先，俄烏衝突已經持續一段時間，要維持高關注度很難。況

且打仗地方距離美國甚遠，也不是一個很多美國人會有親觀的地方。

相反，雖然大家都是食花生心態看這場官司，但對整個女權運動、整個目前男女平等的關係發展，都有深遠影響。

安芭赫德之前一直是Me Too運動的代表者。6年前，她完全因為在英國勝訴的官司而獲得了很大的光環。

尊尼特普則成為了惡男人的代表。

現在這個判決告訴大家的是：女權運動帶領者之一的故事是假的、表面壞壞的男人其實是好人。

媽呀，怎麼分辨是非對錯？尤其是此前的英國法院判決的是完全反過來的。

那麼法官判案，肯定有一邊是錯的，不是嗎？

沒錯。法治是公平的，過程、程序是公義的，但結果從來沒說過一定是對的。我相信這是較動人的最受不了的地方。

你會問：天理何在？

對，公道自在人心。這次場外的判決，也就是網民們的討論，唯一重點——這才是定奪尊尼特普能否回歸演藝事業的關鍵。但願他真的能重現光輝。



此山中

鄧達智

人與地方皆同；日久見人心，初見未必心動，假以時日，必有回響，感情與日俱增。卻有另一些人與地方；初見猶如舊識……啊，你也在這裏？

一見鍾情，恁時光洗禮，莫失莫忘！

從屏山祖家300年老屋頂，遙望大頭山、青山、大嶼山、尤其后海灣浮山南山日落，自童年便親近的風景，時至鬢已星星(事實不符，筆者好運，頂上大概數十條白髮，兩鬢黑漆)，童年故鄉光景仍然不時入夢境。

自荷蘭南部冒着低地國時而微風細雨，時而狂風暴雨，心情像天空般幽暗穿越比利時進入法國，雨停了可無阻烏雲密布，直至巴黎；車過城北Clignancourt左右，右邊遠處出現純白且巨型教堂，與此同時，密雲裂開迎來藍天艷陽，將Sacre-Coeur聖心教堂的白塗上了神聖不可侵犯一抹華光；對一名十多歲的少年而言，破開雲霧艷陽高照並華美宏偉建築物成了巴黎的縮影，另加雖然退減，然而仍然豐盛的浪漫氣氛，她成了至理想的都會同義詞。

二十出頭，課餘暑假；自多倫多飛到倫敦，轉機至面朝大海里斯本，從西洋為代號的國度，乘坐Inter-Rail火車，沿地中海向東行：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臘而歐洲的末端、亞洲的起點，土耳其。印象深刻：長沙灘望不到邊法南勝地尼斯並周邊，水中維納斯威尼斯，童年熟識徐志摩翡冷翠群山。

大學畢業，離開加拿大，追隨創意夢想轉往英國繼續另一學位；首個復活節春假，毫無準備，將計劃成熟前往翡冷翠探望好友同遊托斯干納一夜之間變作以色列。朋友大衛領我穿越客西馬尼園，走到橄欖山向西向聖城耶路撒冷舊猶太墳場，靜待日落黃

檳城那年

金城；以百計耶教教堂的鐘聲(包括羅馬天主教、東歐東正教、基督教新教)，數不勝數清真寺晚禱頌揚，還有懸崖下面當年極普通牧羊人領着羊鐘噹噹哪羊群走過，金黃日落光芒萬丈伴着天際自然聲響將身心迴響直透；如果有天堂？該當此模樣。

回歸香港之前的聖誕假期，自倫敦回家探親。心情引領，步過羅湖橋，人生第一次接觸祖國泥土，雖然黑煙柴油火車，打開車窗外望連片稻田並菜地，由排列整齊的水杉分隔，天大地大農村景色先拔頭籌贏得第一吸引。羊城當年保留了與解放初期貼近，卻更殘破的風景，無減漫步珠江邊長堤的絕佳心情，冬陽日落海珠橋，滿眼下班單車潮水般一浪接一浪，滿耳叮叮叮叮單車鈴聲；來到今天，那片聲浪仍然不息於耳畔。有幸與省城緣深，這之後不斷來往，成就了一頁又一頁好功課與好風景。

回到香港工作之後的次年，偶然路過日本京都，感受禪意細雪，禮失求諸野；一再前來，某程度上為求親近一片我國可能已失落之思古幽情的寧靜。

細數來時舊路旅程，最後深深感動的風景可能那年的檳城；沒幾人知我曾經心思移民陽光普照澳洲，好笑，逗留悉尼不夠十天，對下班後滿布酒鬼原來非常漂亮的中



◆不單止南洋往昔，誰說不似舊時香港？憶舊牽引，不斷重臨。作者供圖

女傭，有老人家的家庭脫離苦海的盼望



范舉

疫情爆發已經3年了，對於有老人家的家庭，可以說是「度日如年，苦海無邊」。這種苦處，不足為外人道。加上最近外傭荒愈見嚴重，外傭人手短缺，有老年父母的家庭，最怕的是外傭「說走就走」，辭職不幹。如果出現了這種局面，家庭中主力成員，就要兼職女傭的工作，照顧有病的老人家。

因此，這一類家庭，求神拜佛也要保佑外傭工作愉快，安心工作。作為第一步，他們首先就要將女傭的工資提升到9,000多元，即合法薪金的一倍，才有穩定的日子過。他們最希望早日結束疫情，恢復正常的女傭供應狀態。候任的特首會見各界社團，未見有人提及恢復外傭供應的問題。

根據我的許多朋友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在馬尼拉，包下一間酒店，作為來香港的菲律賓女傭的隔離酒店，要打三針，提早14天進入居住，由香港的醫生和護士進行衛生監管工作，定期做快測，菲律賓女傭平日不准離開隔離酒店，然後包機前往香港，機上沒有其他乘客，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解決菲律賓的航班熔断機制，造成停飛的困境。既然新加坡政府可以做到，沒有理由特區政府不可以做效。

港府為防止變種新冠病毒入境，在2021年4月和6月先後對菲律賓、印尼實施飛機航班熔断機制，兩地傭工不能來港，令本地的外傭荒愈見嚴重。當時菲律賓駐港總領事表示，期望港府容許在菲完成接種疫苗的傭工於下月初恢復來港，港府未見正式回應。關鍵原因是菲國疫情未見減退，現在向菲傭重開大門，為時尚早，一切須以外防輸入為

要。外傭短缺問題，因此就拖住了。

外傭人手供不應求，即使正在困擾不少家庭，有人說，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大量地培訓本地的鐘點傭工，廣招新丁，給予培訓，以便短時間內增加服務人手。在市場機制下，中產家庭願意支付更多，亦有助吸引新人人行。這種建議，相當離地，目前保安員的工資已經達到1萬4千元，仍然招不到足夠的人手，如果本地居民擔任鐘點傭工，每月薪金收入必須達到1萬6千元，才有吸引力。離地的原因，就是這些人根本不理解基層居民的難處，他們的家庭收入大約3萬2千元左右，怎麼能夠支付起本地傭工的工資？

我的一個親戚，叫做啟明，在飲食業工作，月薪為1萬8千元，明嫂在一家幼稚園當清潔工，並且要協助準備小孩的餅乾，月薪為1萬4千元，兩人加起來的收入是3萬2千元，交租1萬元，交通費2,000元，孩子讀書4,000元，家裏還有一個75歲的老媽媽，剩下來的家用僅有1萬6千元，如果請了本地的鐘點傭工，他們家就沒有多餘的錢吃飯了。

我的鄰居李先生，請了一個菲律賓女傭，幫助照顧他72歲的媽媽，媽媽有糖尿病，並且有高血壓，女傭叫做馬利亞，不斷說要辭掉工作，李先生一年之內連續加工資3次，加到了9,000港元，才暫時穩定下來。到了最近，馬利亞每逢星期天都帶了一個女同鄉，在工人房過夜，李先生不以為意，勉強接納。豈料到了第3個月，馬利亞帶來一個叫做堂兒的男人回來過夜。李先生立即緊張起來，認為不可以，因為僱傭合約沒有這樣的規定。馬利亞說：「這是暫時的，堂兒從菲

律賓來港，暫時沒有工作，也沒有落腳之處，找到工作，就不會留下了。」李先生說：「一個月為期，再不搬走就不可以了。」一個月後，堂兒依然來過夜。李先生唯有炒了馬利亞魷魚。結果留下來的最大困難，就是再請不到新的女傭。一切的家頭細務，李先生和李太太全部承擔起來，疲累不堪。有幾個菲律賓女傭來見工，一聽說要照顧老人，立即拒絕受聘。更奇怪的是，一年之後，李太太在街上碰到了馬利亞，抱着一個女嬰，大家便搭訕起來，原來，這是馬利亞和一個香港男朋友所生的女嬰，經過DNA的檢查，父親為香港永久居民，女嬰又在香港出生，所以，女嬰在港有居留權。香港因為保障人權，女嬰必須要有媽媽照顧，所以馬利亞也可以居留留在香港，持着「行街紙」。

馬利亞又說，堂兒的真正身份是她的丈夫，目前在一香港家庭擔任司機兼職男傭，他們有親戚在加拿大，正在為他們找尋傭工的工作，一旦有眉目，就會移民加拿大。

李先生自此才知道，香港女傭缺乏的問題，還衍生了女傭懷孕生孩子的問題，女傭利用香港作為跳板移民加拿大的問題。李先生了解過，原來香港游說人權機構的社工，以小孩健康權益為優先，該組織建立的短期庇護所也向政府及民間尋求醫療資源協助，搜集嬰兒食品及用品，為了防止骨肉分離，可以幫助女傭辭掉工作之後，仍然繼續留在香港。

目前，每一星期大約有1,500個外傭抵港，外傭漸漸露出曙光，許多有老人家的家庭盼望疫情今年就會結束，讓大家都能聘請到女傭，脫離苦海。

其實不知道讀者會不會跟我一樣，有時候買了很多東西回家，在買的時候總有充分的理由，而且覺得非買不可，所以可能會一時間便買了很多，囤積日子一久，自己記性又差，已經不記得買回來的物品放在哪裏，當日子一過，全部變成垃圾。我就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示範，但相信有一些物品就算過了期限應該還可以使用，如當我打開廚房的收納地方及冰箱的時候，不禁地說一句：「為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皆因有很多東西好像前幾個月才買回來，結果原來不經不覺已經過了一兩年，時間真的過得這麼快嗎？

有好多人也說疫情期間的日子好像過得特別快，原來是真的，導致有很多以為還可以使用得煮食材料或醬油也通通不能再用。故此，還是下定決心斷捨離。就算有些衣服不是穿了很多次，但眼前兩大衣櫃已經爆滿的時候，唯有從當中挑選一下，好像香港小姐選舉一樣，要憑着智慧和美貌取人，所以衣服也要用新舊來衡量究竟是否把它留下，還是送去慈善機構給有需要的人使用。在經過這兩三天的雜物整理之後，感覺家裏好像變大了，空間也多了。

因此我覺得，以後的日子，最好半年便要看清楚家裏的東西會不會很快便會過期，如果是的話，還是把它們盡快使用，切勿浪費。

教我動容的演出(之二)



演藝蝶影

小蝶

上星期提到鄭少秋的两个演出令我動容，現在又多記起一個例子。

1981年年初二晚，我在外祖母家看《流氓皇帝》大結局，鄭飾演的朱錦春與失散數十年的愛人易蓉蓉(李司棋飾)終於見面。後者患了失憶症，腦海中並無愛人印象，叫鄭算了吧。怎知當鄭緩緩唱出他們的情歌《愛在心內暖》時，李背着鄭但對着鏡頭開始熱淚盈眶。到鄭唱到副歌時，李記起鄭了，立即回頭與鄭一起唱。這兩位好戲之人真厲害，在首兩段歌時緊緊抓着觀眾的情緒和令它逐漸提升。當二人相認並合唱那一刻，我感動到淚如泉湧。姨丈看到我的模樣大惑不解，指着我對她親戚說：「大家看這個傻瓜，看電視看得又哭又笑。」鄭少秋真棒，多次叫我為他的演出動容。

另一位令我動容的歌星是郭富城。那次我是看另一位大歌星的演唱會，郭富城是表演嘉賓。大歌星唱很少歌，氣氛異常沉悶。沒想到當郭富城邊跳邊唱《狂野之城》時，我立即精神百倍，被他的迷人舞姿吸引。他舞罷後，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大聲喝起彩來。我從來不是

郭富城的歌迷，那次還是我首次看他現場表演，卻被他的台風折服。

郭富城這個例子還可以以有所比較來解釋，因為若非大歌星的表现沉悶敷衍，郭富城的演出未必立即把我吸引過去。但是，我記得有一次我在YouTube上隨便選一首歌來聽，歌手的演唱卻叫人動容。歌手是林憶蓮，我亦從來不是她的歌迷。坦白說，我不知道歌名是什麼，現在亦已忘記歌曲內容。可是，我記得我當時真的被林憶蓮的歌聲和情感感動。她是站在舞台上演唱，沒有《愛在心內暖》的戲劇效果襯托和演員功力催淚，也沒有如《狂野之城》在其他歌曲不理想的比較下令演唱者一「曲」獨秀。可是，我真的被林憶蓮感動。我告訴家人：「我甚少被一首現場演唱的歌曲感動，這次林憶蓮令我動容。」

令我被現場歌唱感動的還有一個例子。不過那不是一首歌，而是一齣歌劇。那時候我在美國唸戲劇，想看看意大利歌劇，便與一位美國同學一起購票。可是，演出太受歡迎，只剩下站位，我們只好在觀眾席的最後排一站3個多小時。我是沒耐性的人，當時如果知道歌劇長3小時的話，我

會在訂票前非常認真考慮。可是，我和同學連續站了3個多小時竟然絲毫不累不悶，而且還被演出牢牢吸引。須知歌劇是意大利文演唱，我完全不知道演員在唱什麼，只是憑據要的英文字幕大致明白每場戲的內容。那班歌劇演員就有這個能耐，令我在不知道他們唱什麼的情況下叫我動容，可以想像他們的歌聲是何等充滿情感和感染力。

中國戲曲也有些令我動容的場面。在粵劇《李後主》的《去國歸航》，每次見到一班歌姬穿上深藍色綑上白邊的喪服，捧着樂器彈奏送別李後主和小周后那一場戲，我的心便戚戚然。到李後主唱「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山河。風聞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塵，幾曾識干戈？」時，我的眼淚又來了。幾曾識干戈真是李後主的最大悲劇。還有，《紫釵記》的崔允明死前唱了最後一句：「我魂在望鄉不散。」他為恩義和友情不肯答應太尉勸李益拋棄糠妻改娶太尉女兒而被打死。這名潦倒書生一生沒有做過什麼大事，可是，他寧死也對一直接濟他的霍小玉盡義，令我動容之餘，也賺了我的眼淚。